

山東石刻藝術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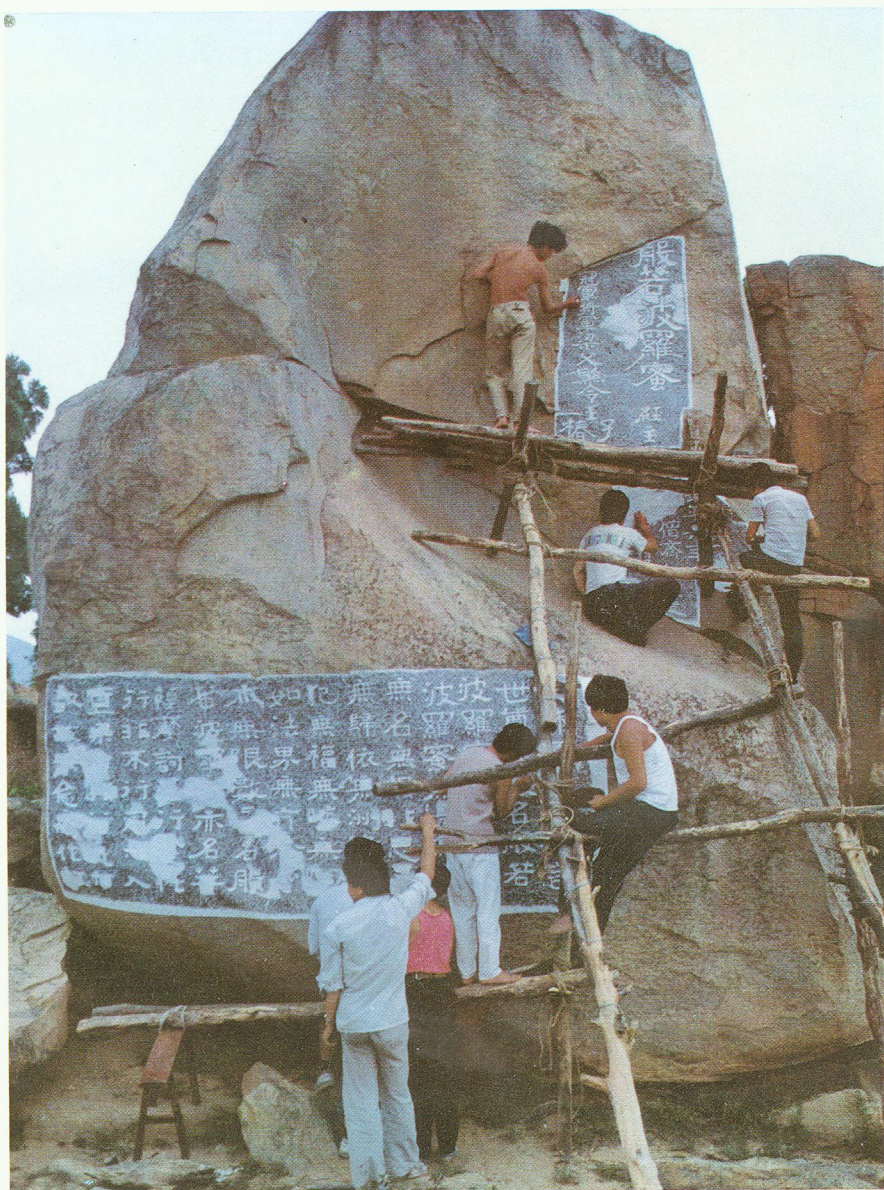
中國書法家協會山東分會

山東北朝摩崖刻經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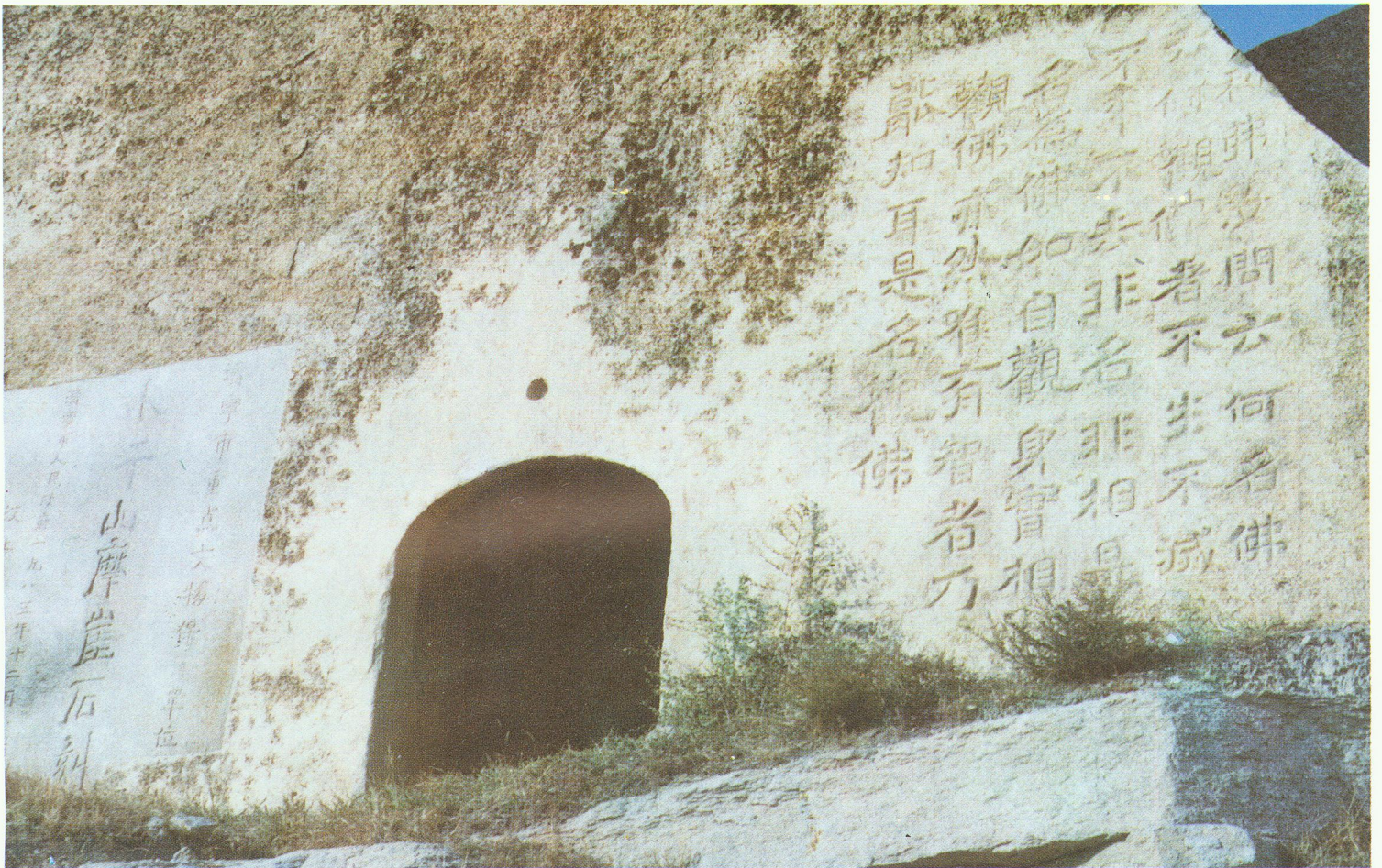
齊魯書社



①泰安市泰山經石峪北朝刻經遠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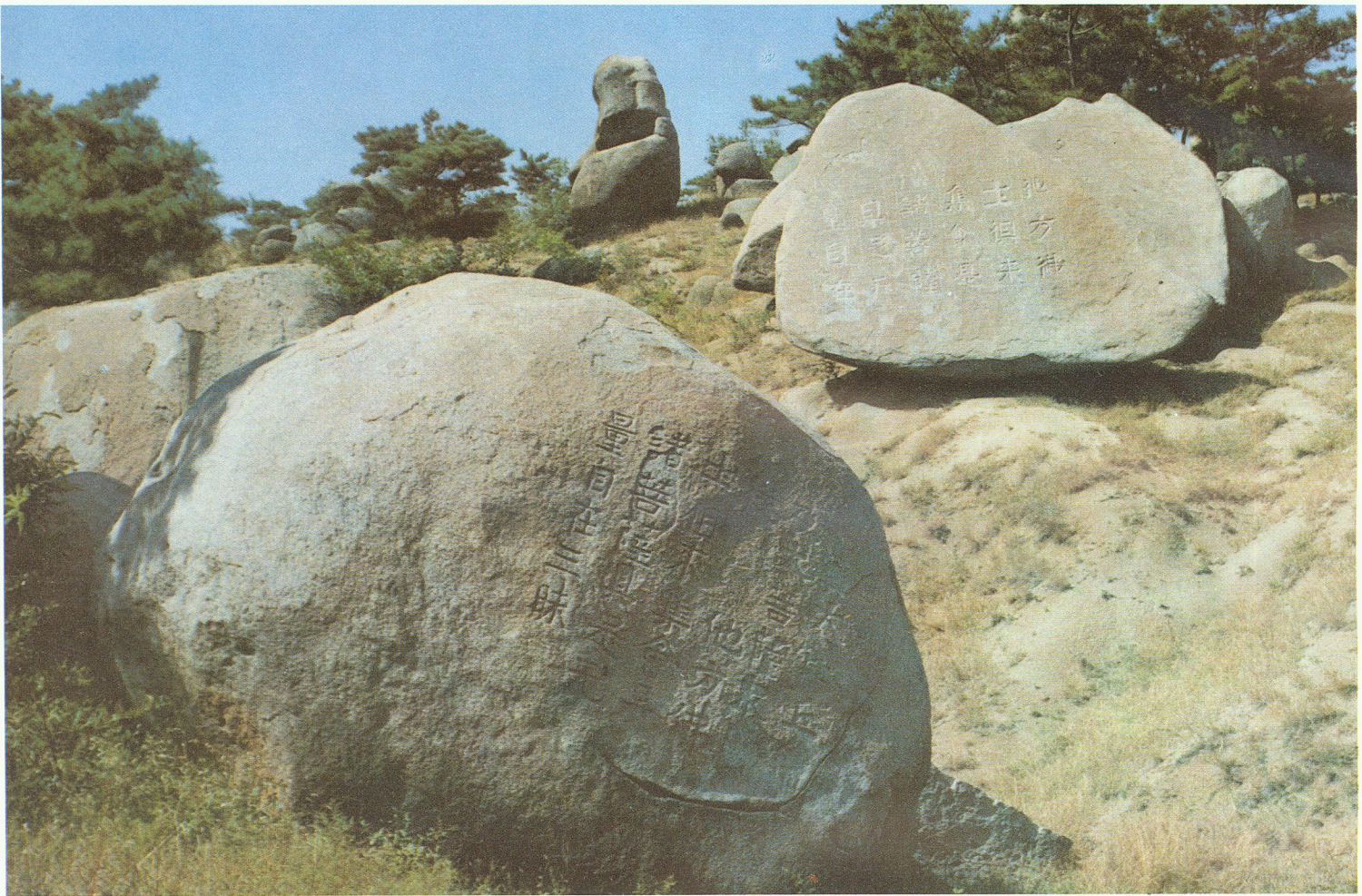
②新泰市徂徠山映佛岩北齊刻經



③汶上縣水牛山北齊刻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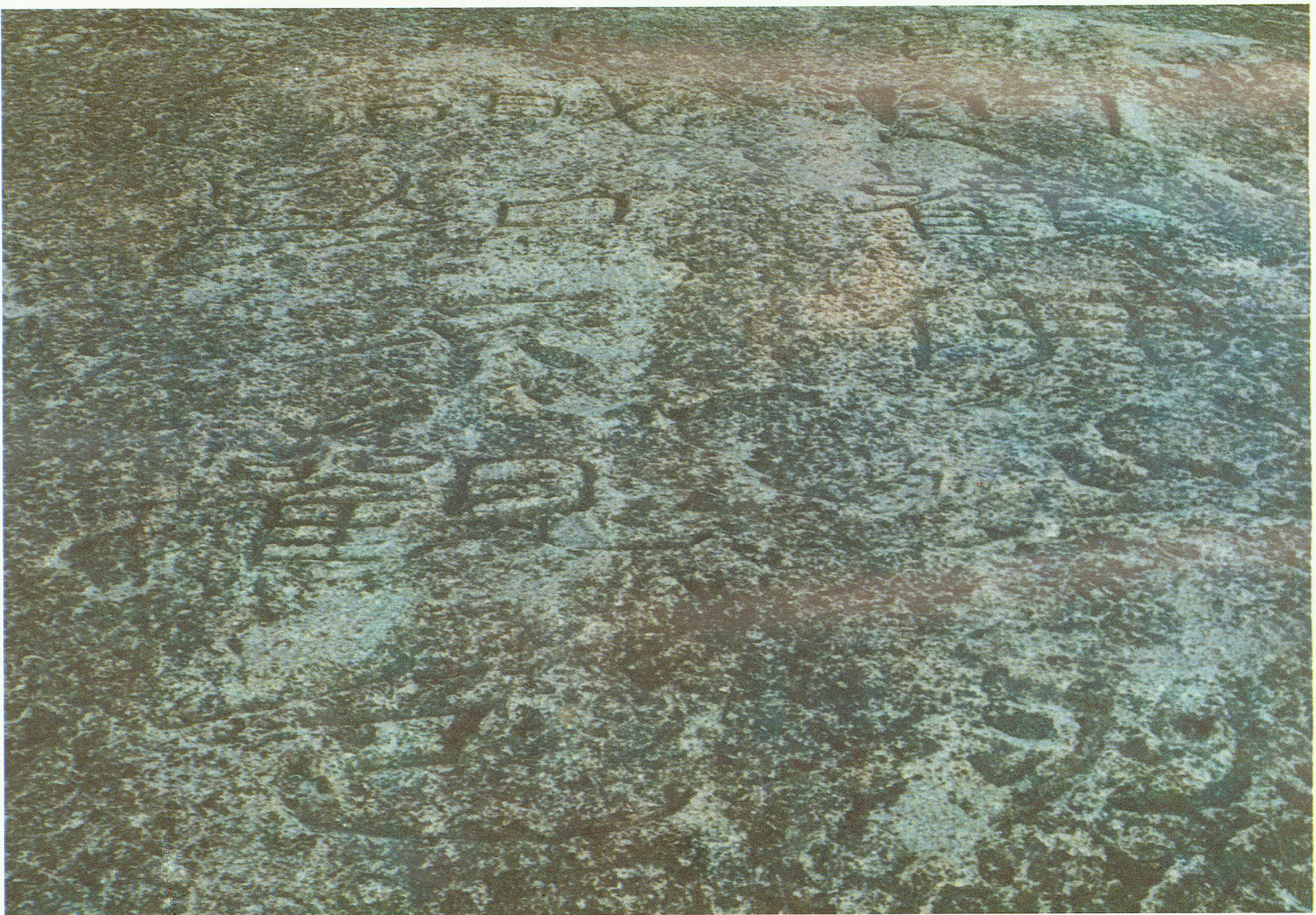
④鄒縣鐵山北周刻經遠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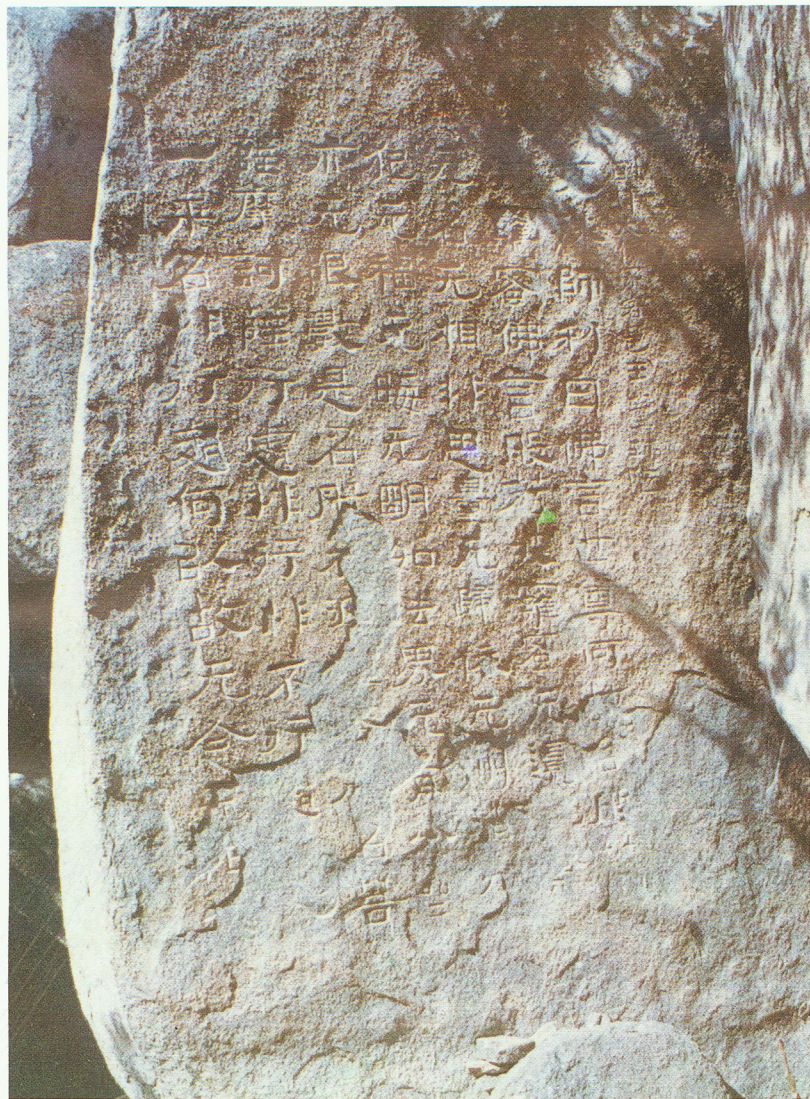
⑤鄒縣岡山北周刻經

⑥鄒縣葛山北周刻經





⑦鄒縣尖山北齊刻經遺址



⑧鄒縣嶧山妖精洞北齊刻經全景

目録

山東北朝摩崖刻經	一
一、泰山經石峪刻經	一—二五
二、徂徠山刻經	一—二〇
三、水牛山刻經	一—一〇
四、鐵山刻經	一—八九
五、岡山刻經	一—五二
六、葛山刻經	一—四九
七、尖山刻經	一—三四
八、嶧山刻經	一—一八
編後記	

山東北朝摩崖刻經

摩崖刻經，是北朝時期佛教的一種新的傳播形式——把佛經鑿刻在山崖上。其分佈範圍多在北齊界內，早一點的以鄴都為中心，如河南安陽善應鎮小南海鰲蓋山，河北鼓山南北響堂寺和涉縣媯皇宮，時間多在乾明與武平初期，與石窟造像相結合。山為石灰岩。所刻一般為某經的全部經文，字數達數萬，字徑較小，字體有隸書和隸楷書。這一佛教傳播形式，繼而發展到今山東省的泰安泰山、新泰市的徂徠山、汶上縣的水牛山和鄒縣嶧山、鐵山、岡山、葛山、尖山等。這是一個南北不太大的活動範圍，其摩崖、石坪特點也多一致，石質全係花崗岩。

自一九八六年始，特別是一九九〇年至一九九一年，我們除對全國各地的北朝刻經做實地調查外，重點對山東八處刻經進行調查和傳拓。經整理，現公諸於世。

一、刻經基本狀況

1 泰山經石峪刻經 位於泰山南麓一塊二千餘平方米的大石坪上。自東向西刻《金剛經》四十四行，每行字數十至一百二十五字不等。按經文共當二千七百九十九字。自三十一行以下多為雙鉤刻，無題記和刻製年月。刻經現存一千餘字，破壞嚴重，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山水下流漫刻經而過，加之風吹日曬石面剝落；二是西部刻經多為雙鉤，筆畫很淺，稍有剝蝕字跡即逝。這些雙鉤字，是當時沒有完工的半成品。刻經行與行之間有界格，並在九、十兩行間空一行，與鄒縣鐵山、葛山刻經的空行是一致的。

2 新泰市徂徠山刻經 位於泰安至新泰市之間徂徠山上。現有刻經二石，一石在徂徠山林場內的一塊大石上，此地為北朝光華寺舊址，晚期碑刻猶存。石刻兩面，南面刻面高一米，橫一·九八米。共刻十三行，行七字不等，隸楷書，風化極為嚴重。東面刻字多已模糊不清。許多字已經殘滅，可以看出來的字有：「彌勒佛」「阿彌陀佛」「觀世音佛」「大空王佛」「中正國圖武平元年」。另一石在徂徠山映佛岩，刻面向南，分三

層，上兩層在映佛岩的右上角，最高層刻題記兩行：「般若波羅蜜經主」冠軍將軍梁父縣令王子椿」首行「波」字稍有脫層，但刻痕可見，其他字基本完好。第二層刻四行，「普禧」武平元年「僧齊大眾造」維那慧游」等十五字。首行「禧」字左半和下半脫層較甚，僅可見字的上半部。末行「慧」字左半脫層，略殘，刻痕尚可辨識，其他字基本完好。最下層為刻經，刻面高一·三五米、橫三·四米，字徑二十釐米，共十四行，行七字，隸楷書。

3 汶上縣水牛山刻經 位於汶上、寧陽二縣交界處。刻經在山頂上，其旁有一石窟，開鑿年代不詳。刻經面高二·六米、橫一·九五米，共六行，行九字，末行七字，計五十二字。字徑二十七釐米。刻面右上角「舍利」二字，一九八〇年被群眾開山採石破壞，「舍」字滅，「利」字僅存一半。

4 鄒縣鐵山刻經 位於鄒縣城北部，刻在鐵山之陽的半山腰一巨大石坪上。刻面傾斜三十度（個別地方傾斜四十五至五十度），內容分為三部份：

① 《大集經·穿菩提品》 經文刻面南北長三十三·五米、東西寬十二·五米。十七行，行距二十至三十釐米。第八、九兩行相距一米。每行六十字左右，字距十五至四十釐米。隸楷書，字徑五十至七十釐米。字口深〇·八至一釐米左右。經文正上方綫刻六龍纏繞的圖案，中間似「大集經」三字，已漫漶不清。加之一九八二年修砌擋山水牆時，在刻字左右及上部開鑿一條人行小道，將圖案從中截斷（一九八六年考察以前不知經文上有此圖案），致使圖案上下不能連接。刻經下方有雙龜圖案，部分龜紋尚可見。若將經文及上下圖案連接起來整體觀察，其形恰似一塊巨大的刻經碑，南北長五十三米、東西寬十五·六米。

《中華大藏經·大方等大集經》卷八所載此節為九百三十字，而鐵山刻經則為九百四十五字，多出十五字，乃個別行中首尾重複而致。如第五行尾「根」字，第六行首重又寫了「根」字。

② 《石頌》 位於經文西部靠下。刻面南北長十七米、東西寬三·五米。共十二行，行四十三至五十二字不等。隸楷書，字徑二十二釐米，「石頌」二大字，篆書，似未刻完即罷，故筆畫不全。

③ 題記 刻在經文下方石坪上。刻面傾斜二十五度，南北三·二五米、東西三·四米。現存六行，一至三行有豎界格。每行十至十三字不等，共存四十五字。曰：「寧朔將軍大都督任城郡守經主孫洽」東嶺僧安道壹署經」齊搜揚好人平越將軍周」任城郡主簿大都維那」閻長嵩」。隸楷書，楷意極突出，字徑十九

至三十釐米。

《山東通志·藝文志·石志》（以下簡稱《通志》）和《鄒縣續志·金石志》所載題記比現存字多四行二十一字。曰：『口任城郡』功曹南平陽縣』功曹大都維那』趙郡李巨敖』。據說一九六〇年被開山採石破壞，同時被炸的還有其他一些零散刻字。其所在位置皆不明。

5 鄒縣岡山刻經 位於鄒縣城北一公里岡山之陰。依內容和形式可分為五個部分：

① 散刻大字《入楞伽經·請佛品第一》，分刻在東西區二十多塊石頭上。字徑三十至四十釐米不等。楷書。

② 小字刻《入楞伽經·請佛品第一》，分刻在東、西區五塊石頭上。字徑十五至二十釐米。楷書。

③ 小字刻《佛說觀無量壽經》，在東區「雞嘴石」上。字徑十一至十四釐米。楷書。

④ 題記 在東區「雞嘴石」上。字徑十二至二十二釐米。楷書。題記中有「大象二年七月三日」年號。

⑤ 「佛號」、「佛名」，在東區，共四處，皆楷書。字徑大小不一，最大者二十五釐米。其中有「大空王佛」、「阿彌陀佛」、「大，一切佛」。

6 鄒縣葛山刻經 位於鄒縣城東十三公里葛莊北一·五公里。村東一公里有葛爐山，相傳為葛洪煉

丹處，村因而得名。村北刻經所在山群眾稱曰「北山」，此仍沿舊稱，曰「葛山刻經」。

經文刻在北山西麓一巨大石坪上，刻面東西長二十一米、南北寬八·五米。內容為《維摩詰經》，十行，行距〇·三米左右。每行四十二字，字徑五十釐米，字口深一釐米。經文末行有紀年，曰「大像兩年歲枵律俠鐘廿六日」，字徑與經文同。經文下方有題記，刻面東西一·七米、南北二·五米。共六行，行五字，字徑十八釐米，字體與經文同為隸楷書，絕大多數已風化不可辨識。

7 鄒縣尖山大佛嶺刻經 位於鄒縣城東六公里尖山大佛嶺上。內容分經文和題記兩部分，分別刻在

大石立面上或石坪上。一九六〇年大修水利工程，在嶺上開石被民工炸掉，今已蕩然無存。按山東省博物館庫存拓片（不完整）和《通志》的記載，共有題記、刻經十二組，計四百二十六字。

題記：

① 拓片一張，高二·七六米、橫一·二米。三行，行十至十二字不等，字徑三十二釐米。曰：「經主口尚書晉昌王唐邕妃趙」經主口口口同陳德茂口口」經主口口口陳德信妃董」。

② 拓片四條，第一條高三·三八米、橫〇·四二米，字徑三十五釐米。曰：「大都經佛主大沙門僧安道壹」。第二條高五·七四米、橫〇·四二米。字徑三十五釐米。曰：「佛主前大發心經漢大丞相十八世口韋因兒韋欽」」。第三條高二·八六米、橫〇·四二米。字徑三十六釐米。曰：「經主韋子深妻徐法仙」。第四條高三·五七米、橫〇·四二米。字徑二十六釐米。曰：「比丘尼法門法力慧命法錫闍拿善性」。第一、二兩條，《通志》列爲一處題記；三、四兩條爲另一處題記。並在第四條題記後，記有「武平六年歲未四月廿五日」。

③ 拓片一張，高六·一二米、橫〇·九五米。題記三行，行三十二字。字徑二十五釐米。曰：「大沙門僧安與漢大丞相京兆韋賢十九世孫州主簿兼治中鎮軍將軍膠口口」長史北肆州刺史興祖弟子深妻徐息欽之伏兒等同刊經佛於昌邑之西繹嶺」尖山里於時天降車跡四轍地出湧泉一所故記大齊武平六年歲未六月一日」。

④ 拓片一張，高〇·六米、橫一·〇二米。共三行六字。字徑二十五釐米。曰：「沙門」僧安」道壹」。此《通志》不載。

⑤ 拓片一張，高〇·九二米、橫一·一九米。共三行六字。字徑十九釐米。曰：「生滅」寂滅」韋玉」」。據《通志》載，此刻在「支鍋石」末行。

⑥ 拓片一張，高〇·九二米、橫〇·七五米。共二行四字。字徑三十二釐米。曰：「振息」比達」。據《通志》載，此刻在「支鍋石」東南石上。此四字上尚有兩行，「口口口」息子業」，未見拓片。

另有，拓片高一·三四米、橫〇·四八米。一行五字，末一字殘存左半「朱」部。字徑三十二釐米。曰「諸行無常」。據《通志》載，此刻共二行，另行「主口」拓片不見，刻在支鍋石上。

不見拓片而《通志》有載之題記還有：「經主口口口口」經主口口口口」，「都羅那經主韋子口」，「口口口口口口深口口」。

尖山所刻經文共兩處，一刻《文殊般若經》，所選章節與嶧山刻經同。共七行，行十四字，計九十八字。字徑五十四釐米左右。隸楷書，與鐵山刻經書風相同。「文殊般若」經名拓本，高一·七五米、橫二·二八

米。徑九十九釐米。《通志》載此刻在經文之上。

『大空王佛』一行四字，拓本高六米、橫一·八五米。『大』字高〇·九三米、橫一·七五米。『空』字高一·三八米、橫一·三八米。『空』字『工』部上橫畫粗十九釐米、下橫畫粗二十二釐米。此四字顯然是描畫而成。《通志》載此刻在『文殊般若經』之下。

另一刻經內容為『波羅蜜經』。共刻六行，行十三字。字徑五十四釐米左右。據《通志》載，此經在『大空王佛』四字西旁。

8 鄒縣嶧山刻經 嶧山又名邾嶧山、鄒山，位於鄒縣城東南十公里。山勢挺拔，怪石嶙峋，風光尤佳，為山東名山之一，有小泰山之稱。秦始皇東巡郡縣，上嶧山立刻石，原石不存，宋、元均有複製品傳世。

嶧山北朝刻經有兩處，一在山陽半腰『烏龍石』上，其側有『妖精洞』三字。刻經面東向，極為粗糙（嶧山石係粗粒花崗岩），高三·八米、寬二·六米。內容為《般若波羅蜜經》的一節，共八行，一百零九字。首行題曰：『斛律太保家客邑主董珍陁』，故稱曰：『董珍陁刻經』。經文七行，行十四字，共九十八字。字徑在十七至二十三釐米間。字體均為隸楷書。

另一處在山頂五華峰，經文刻在峭壁上，上有後刻的『風光霽月』四字。刻面南向，內容為《文殊般若經》，所選章節與董珍陁刻經相同。刻面高二·三米、橫三·六五米。共十一行，首行為經名『文殊般若』四字。經文行十字，末行八字。字徑一般在十七至二十三釐米間。字體與董刻亦相同。唯『无』字皆繁寫成『無』。

二、歷史上關於刻經的考察與研究

山東境內的八處摩崖刻經，發現最早的要數泰山經石峪。泰山為五嶽之首，歷代登臨者不斷，佛經刻在登山路右側不遠處，很容易引起人們的注意。然見之於著錄，最早是明代，其中有王世懋（註一）、王世貞和孫克宏（註二）。此外的其他幾處刻經則發現很晚。徂徠山是乾隆時期聶劍光發現的，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中記述過這件事：『右大般若經殘字及佛名，金石家皆未著錄，吾友聶劍光遊徂徠山始訪得之，手拓寄予。』鄒縣境內的幾處刻經，多認為是黃小松發現的，其實在他之前，《鄒縣志》已有記述（註三）。

嶧山董珍阨刻經發現最晚，時間約在咸豐初年。

這些刻經，由於發現較晚，又傳拓困難，拓本流傳不多，所以，盡管適逢清代乾嘉金石學高峰，而著錄與研究者較少。自明孫克宏《古今石刻碑帖錄》始，至清乾嘉時方可見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聶劍光《泰山道里記》有載。以後又有阮元《山左金石志》、黃小松《山東金石志》（未刊）、王昶《金石萃編》、李佐賢《石泉書屋金石題跋》、吳榮光《筠清館金石記》、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汪鋈《十二硯齋金石過眼錄》、楊守敬《匡喆刻經頌》、葉昌熾《語石》等等相繼著錄。這些金石學家除聶劍光、黃易、李佐賢親自考察過部分刻經外，其他均從拓片入手著錄或研究。聶劍光對泰山經石峪和徂徠山考察較細，黃易考察的則較全面，他不僅遍訪鄒縣四山，還到過泰山經石峪。遺憾的是所著《山東金石志》未付梓，當年的考察情況，我們不得而知。李佐賢是考察刻經最爲細緻的金石學家，因而在《石泉書屋金石題跋》中記錄的最詳盡。『道光己亥（一八三九年）仲秋，余過鄒邑，同年友孟雨山翰博廣均爲余言，鄒境六朝古刻數處，導余往遊』，『捫石辨字，錄其文以歸。』三十二年後，同治辛未初夏，他又率其子李貽雋登岱訪碑，至經石峪，剔苔捫蘚，手錄經文，得九百餘字，比以前諸家所言字數皆多。黃、李二氏擺脫金石學從拓片到拓片的研究方法，注重實地考察，因而在很多問題的認識上，都是比較接近客觀實際的。

以上學者在對山東北朝摩崖刻經著錄的同時，有的還對刻經中的有關問題，作了初步探討，所涉及的內容有以下幾個方面。

關於史事：尖山刻經題記中有『天降車跡四轍，地出湧泉一所』語。阮元《山左金石志》曰：『案：北齊後主本紀武平四年四月癸丑，祈皇祠壇，壇蔭之內，忽有車軌之轍，案驗旁無人跡，不知車所從來，碑即紀此事也。湧泉事未詳。』又：鐵山刻經下有題記若干行，其中有『齊搜揚好人平越將軍周……』一語，阮氏曰：『搜揚好人乃北齊所設官，即徵求遺逸之意。唐《房彥謙碑》云，開皇初，頻詔搜揚人物，是隋初猶沿此制也。』今查職官書，未見搜揚好人一職。

徂徠山刻經題記中有『梁父縣令王子椿』語，王昶《金石萃編》曰：『梁父縣本漢置，屬泰山郡，北齊時改泰山郡爲東平郡，縣仍屬焉，時王子椿爲此縣令也。』

關於刻經中的人物：尖山、鐵山等刻經中屢記韋賢後人子深、匡衡後人匡喆刊經事。阮元《山左金石志》曰：『按：韋賢字長孺，其五世祖韋孟，家本彭城，爲楚元王孫，戊付去位，徙家於鄒，賢遂爲魯國鄒人。篤志於學，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仕至丞相，乞骸骨歸，事詳前漢書，蓋韋氏世居鄒縣久

矣。北齊書列傳只有韋子粲，稱爲京兆人，兄弟十三人，子侄親屬，闔門百口，悉在西魏，此碑子深疑是其兄弟行也。武平六年爲齊後主嗣位之十一年，逾年亡國，韋氏諸人安居東土，奉佛刊經，若不知有興亡之事者。』又：『嘉慶丙辰夏黃小松司馬錄寄新拓全本（指石頌），始知造經人匡詰爲丞相匡衡裔孫。……案縣誌載，匡衡，其先東海郡丞人，遷居鄒縣之羊下村，村在城北三十里元興社，匡氏子孫當北齊時或仍聚居於此。』

尖山刻經題記中有『晉昌王唐邕妃趙』刊經事，阮元《山左金石志》曰：『案吳山夫《金石存》載，北齊唐邕寫經碑中，列銜稱特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並州大中正、食司州濮陽郡幹、長安縣開國侯、晉昌郡開國公，唐邕眷言法寶是所歸依……，據此，則唐邕寫經摩崖非只一處，惟不知鼓山石窟在何處耳。又案：山夫所載碑文稱晉昌郡開國公，此刻則稱晉昌王，與齊書邕傳合，因並識之。』

嶧山董珍陀刻經首題『斛律太保家客……』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曰：『斛律即斛律字，《北齊書》斛律光附其父金傳，傳稱長子武都，歷特進太子太保，開府儀同三司，梁兗二州刺史。光死，遣使於州斬之。《元和姓纂》云：光字明月，左太尉，左丞相，咸陽王長子，武都太保。此稱斛律太保者，即武都也。』

關於刻經年代：泰山經石峪刻經無題記，因而不知其確切年代。明孫克宏《古今石刻碑帖錄》認爲是晉代的作品（註四），王世貞認爲，非也，然筆力古勁，非唐人不能作（註五）。王世懋則說，書不能唐，定宋人筆耳，皆無所指實（註六）。聶劍光《泰山道里記》認爲是北齊作品，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從其說，但包世臣認爲是北魏的作品（註七），李佐賢經實地考察後認爲或齊或周末所作。

嶧山董珍陀刻經亦無年代，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考曰：光長子武都，梁兗二州刺史，『光死，遣使於州斬之。……光誅於武平三年，此刻當在三年以前。又，光次子羨傳云，武平元年加驃騎大將軍，時光子武都爲兗州刺史，據此，又當在元二年間矣。』

關於刻經書者：孫克宏《古今石刻碑帖錄》載，相傳經石峪爲王右軍書。聶劍光《泰山道里記》則認爲出之王子椿之手。他說：『北齊武平時梁父令王子椿好內典，嘗於徂徠山刻經二，並彌勒諸佛名，字蹟瑰異，與此如出一手，則是經當亦子椿所作也。』阮元《山左金石志》疑爲唐邕書，他在經石峪刻經案語中說：『吳山夫《金石存》載北齊唐邕寫經，有維摩詰諸經，不止一種。今鄒縣尖山摩崖亦有晉昌王唐邕題字，筆法與此相同，或出邕書。』《泰山志》謂經石峪與鄒縣韋子深刻經同出一手，決爲韋氏所作。李佐賢斷言曰：『鄒縣小鐵山刻經及葛山刻經，經字大小結構筆法與此（指經石峪刻經）絲毫無異，斷爲一人之筆。葛山之經書人已不可考。鐵山之經，考係僧安道壹書，則經石峪字亦屬安道壹書，應無可疑。』

關於書法：包世臣《藝舟雙楫》曰：「經石峪大字、雲峰山五言、鄭文公碑、刁惠公志爲一種，皆出「乙瑛」，有雲鶴海鷗之態。」「自唐以來，榜署字遂無可觀者也。」康有爲《廣藝舟雙楫》曰：「泰山經石峪……渾穆簡靜，餘多參隸筆，亦複高絕。」又說：「榜書亦分方筆圓筆，亦導源於鍾衛者也。經石峪圓筆也，白駒谷方筆也，然自以經石峪爲第一，其筆意略同鄭文公，草情篆韻無所不備，雄渾古穆，得之榜書。」李佐賢曰：經石峪大字「筆勢奇古，雄秀前人。」

三、有關問題的探討

1 刻經的年代、成因與特點 目前所能見到的我國北朝佛教摩崖刻經，都分佈在北齊統治區域內。刻經中有明確紀年的題記以及開窟造像的特點說明，這些作品大都是北齊或北周末年鑄刻的。鄴都附近較早的如河南安陽縣善應鎮小南海鰲蓋山刻經，成於北齊廢帝乾明元年（五六〇年），稍晚的如河北峰峰礦區南北響堂寺刻經，刻於北齊後主高緯天統四年至武平三年（五六八至五七二年）。山東地區的刻經，徂徠山刻於北齊後主高緯武平元年（五七〇年），鄒縣尖山刻於北齊後主高緯武平六年（五七五年），鐵山刻於北周靜帝宇文衍大象元年（五七九年），葛山、岡山刻於北周大象二年（五八〇年），前後共經過二十餘年的時間。

爲什麼在這樣短的時間內，會出現如此大規模的刻經，這顯然與當時的社會環境有關。南北朝時期，民族矛盾加劇，戰爭頻仍，社會動蕩，人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無論貴族官僚，還是勞苦民衆，都不得安生，渴望有一種超社會的力量能解救苦難，這便很自然地把希望寄托於宗教。佛教正是適應了人們的這種精神追求。因此，當時的佛教得以極大發展，寺院遍及州縣。北齊時期的佛教雖然不及北魏，但却遠遠超過滅佛的北周。天保六年（五五五年），「齊主還鄴，以佛、道二教不同，欲去其一，集二家論難於前，遂敕道士皆剃髮爲沙門；有不從者，殺四人，乃奉命。於是齊境皆無道士。」（註八）後主高緯「承武成之奢麗，以爲帝王當然……鑿晉陽西山爲大佛像，一夜燃油萬盆，光照宮內。又爲胡昭儀起大慈寺，未成，改爲穆皇后大寶林寺。窮極工巧，運石填泉，勞費億計，人牛死者，不可勝紀。」「凡此諸役皆漸於武成，至帝而增廣焉。」（註九）爲了佛教的發揚光大，佛教僧尼弟子創造了各種傳播形式，摩崖刻經就是受儒家「三體石經」的影響，在抄寫經卷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

佛教的興盛從正面促使刻經大規模出現，相反，北朝時期的兩次滅佛也從反面促使刻經的發展。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崇信道教而滅佛教，於太平真君七年（四四六年）『三月，詔諸州坑沙門，毀諸佛像。』（註十）至北周武帝宇文邕建德三年（五七四年）再次滅佛，『丙子，初斷佛、道二教，經佛悉毀，罷沙門、道士，並令還俗。』（註十一）北朝的兩次滅佛，對當時的佛教勢力，衝擊得相當厲害，僧徒們念念不忘這兩次『劫難』，爲了光復和傳播佛教，他們創造和利用了各種宣傳形式，於是，大規模摩崖刻經便發展起來。

刻經活動首先是以北齊首都鄴城附近爲中心展開的，緊接着，便擴散到東南部的山東泰嶧、嶧山區，所以，山東地區的摩崖刻經是由河南、河北發展而來的。

時間的先後和地區的差異，使鄴都附近與山東地區的摩崖刻經，表現出不同的特點。安陽、邯鄲兩地的摩崖刻經，都是與石窟造像連繫在一起，二者形成一個整體，且都是選擇在石灰岩上，將刻面加工光滑。所刻多爲某經的全部內容，因而篇幅大，字數多，字徑小，一般在四釐米左右，較大者也不過十五釐米，如南響堂寺刻經。

山東地區的摩崖刻經，無石窟造像相伴，唯汶上縣水中山刻經旁有石窟，規模不大，窟內無像，無經文，也無題記（或可能窟內原有塑像），僅憑此窟的形制，難以確定它的年代。除此之外的其他各處刻經，皆無石窟造像。經文刻在花崗岩自然摩崖石坪或巨石的立面上獨立存在，內容多是某經之部分章節，錄刻全文者不見。經文字多爲擘窠大字，字徑在五至七十釐米間，最小者亦在十五至二十釐米間。因而場面大，氣勢宏偉，少者幾十，多者幾百甚至上千平方米，經石峪足有三畝地之廣。這樣易於人們瞻仰，有利於宣傳佛法。

2 參與摩崖刻經的有關人物

關於唐邕 鄒縣尖山刻經題記中，有『經主_國尚書晉昌王唐邕妃趙』的記載，唐邕是北齊王朝內顯赫的王公大臣，史書有傳。此處記唐邕爲晉昌王，而在北響堂寺唐邕刻經銘中，所記官職甚詳，最高職位是尚書令、晉昌郡開國公。《北史·齊本記下》武平三年一月『庚寅，以左僕射唐邕爲尚書令。』北響堂寺的刻經銘是五月立，此時他初任尚書令，而未封王，至尖山題記中則稱爲王了。唐邕何時封王？《北史·唐邕傳》祇說『武平初，坐斷事阿曲，爲御史所劾，除名，久之，以舊恩，復除將軍、開府，累遷尚書令，封晉昌王。』這裏沒記具體的封王時間。北響堂寺和尖山刻經題記，告訴我們唐邕封王的時間約在武平三年至六年間。

關於陳德信 尖山刻經題記中，唐邕妃趙氏下面刻『經主□□□陳德信妃董。』陳德信，《北史》、《北齊書》均無傳，但在帝紀、恩幸列傳和《資治通鑑》中有零星記載。齊幼主承光元年（五七七年），『於

是黃門侍郎顏之推、中書侍郎薛道衡、侍中陳德信等勸太上皇帝往河外募兵，更爲經絡；若不濟，南投陳國。『陳德信、鄧長顥、何洪珍參預機權。』《資治通鑑·陳紀六》：齊主『寵任陸令萱……等宰制朝政。宦官鄧長顥、陳德信、胡兒何洪珍等並參預機權，各引親黨，超居顯位……』《北史·齊本紀下》：『至大象末，陽休之、陳德信等啟大丞相隋公（楊堅），請收葬，聽之，葬於長安北原洪濱川。』原來，陳德信是北齊的一個宦官，並已封王。《北史·恩幸列傳》：『又有陳德信亦參時幸，與（鄧）長顥並開府封王……』北齊末年，『舊蒼頭劉桃枝等皆開府封王，其餘宦官、胡兒、歌舞人、見鬼人、官奴婢等濫得富貴者，殆將萬數，庶姓封王者以百數……乃至狗、馬及鷹亦有儀同、郡君之號，有鬥雞，號開府，皆食其干祿。』

（註十二）唐邕和陳德信等人都是北齊重臣，唐邕在齊鄴城附近刻經，此後，他們的妃子又在山東鄒縣作爲經主刻經，這不僅證明了這些活動的連貫性，還證明了鄴都附近刻經與山東地區刻經的先後發展關係。

關於斛律太保及家客董珍陁 鄒縣嶧山妖精洞旁董珍陁刻經首行題曰：『斛律太保家客邑主董珍陁。』斛律家族，《北史》和《北齊書》均有傳。據《北齊書·斛律金傳》載，斛律金家族爲北齊建國立下了汗馬功勞，在北齊佔有重要位置。『金長子光大將軍，次子羨及孫武都並開府儀同三司，出鎮方嶽，其餘子孫皆封侯貴達。一門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尊寵之盛，當時莫比。』斛律金於天統三年（五六七年）病死。子斛律光，天統三年『秋，除太保，襲爵咸陽王，並襲第一領民酋長，別封武德郡公，徙食趙州干，遷太傅。』此後屢建軍功，武平二年又封中山郡公，增邑一千戶，又別封長樂郡公。武平二年，與周紇干廣略戰於宜陽，取周建安等四戍，捕虜千餘人而還。『軍未至鄴，勅令便放兵散。光以爲軍人多有勳功，未得慰勞，若即便散，恩澤不施，乃密通表請使宣旨，軍仍且進。……帝聞光軍營已逼，心甚惡之，急令舍人追光入見，然後宣勞散兵。拜光左丞相，又別封清河郡公。』此後，得罪於祖珽和穆提婆，加之北周韋孝寬忌光英勇，作謠言散佈於鄴，爲祖珽等人密告離間，後主高緯於武平三年七月，以光謀反罪，『引入涼風堂，劉桃枝自後拉而殺之。』尋而發詔，盡滅其族。

光子斛律武都，歷位特進、太子太保、開府儀同三司、梁兗州刺史。『所在並無政績，唯事聚斂，侵漁百姓。光死，遣使於州斬之。』此當在武平三年末。

邑主董珍陁，在鄒縣有一定身份，自稱太子太保兗州刺史斛律武都的家客。事必在武都被殺的武平三年七月之前。所以刻經不會晚於此時。

關於韋興祖、匡詰等 尖山題記中記漢大丞相韋賢十八世孫、十九世孫韋興祖等爲經主；鐵山石頌中

記漢丞相匡衡十九世孫匡喆、匡顯等人集資刻經。韋賢，鄒人。號稱鄒魯大儒，西漢宣帝本始間爲相，其子韋玄成西漢元帝時繼父相位。匡衡，東海人，西漢元帝時丞相。韋、匡二家自漢以來世居鄒縣，城東匡莊即匡衡故居。至北齊時，韋家仍爲地方官吏，匡家在石頌中未提及身份，此二家乃鄒縣之大戶，故各有刻經。此外，尖山題記中有「天降車跡四轍，地出湧泉一所。」《北齊書·帝紀·後主》有載。清人也多有論及。帝紀武平末年多載此類虛妄荒誕之事，帝王多以爲祥瑞。此類題記他處不見。

關於孫洽 鐵山刻經題記中有經主孫洽官任城郡守，兼寧朔將軍，大都督。任城郡，東魏爲魯郡，郡治在今曲阜。北齊天保元年，詔令「並下魯郡以時修治廟宇，（孔廟）務盡褒崇之至。」在《帝紀》中魯郡祇提到這一次。《隋書·地理志》曲阜本註「舊曰魯郡，後齊改郡爲任城。開皇三年郡廢，四年改縣曰汶陽，十六年改名曲阜。」或於北齊天保七年改魯郡爲任城郡。十一月壬子，文宣帝曾下詔並省行政區劃壓縮編制，「……而丁口減於疇日，守令倍於昔辰，非所以馭俗調風，示民軌物。且五嶺內賓，三江迴化，拓土開疆，利窮南海。但要荒之所，舊多浮僞，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戶之民，空張郡目。……」孫洽便是以郡守的地位出爲經主的。

關於安道壹 尖山題記、鐵山石頌及題記中，均有僧人安道壹的名字。尖山題記：「大都經佛主大佛門僧安道壹……」《大沙門僧安……》鐵山題記：「東嶺僧安道壹署經。」石頌：「大沙門安法師者……敬寫大集經穿菩提品九百卅字。」這裏非常明確地說，安道壹是刻經的書寫人。與鐵山、尖山刻經書風一致的經石峪、葛山雖未見與此類似的題記，但從書法的用筆結體上看，也爲安氏所書無疑。至於岡山、嶧山、徠山、水牛山刻經的書者爲誰，就無從考證了。但非出安道壹之手，則是可以斷言的。安道壹史書無載，鐵山題記中稱曰「東嶺僧」。東嶺在何處，山東地區未知有東嶺之地名。《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有東嶺上，在陝西澄城縣，當時屬北周管轄。再有東嶺墟，位於廣西貴縣東境，與桂平、郁林兩縣接界。東嶺或即東嶺上，澄城與北齊邊界昆鄰。《高僧傳》載，許多名僧雲遊四海，傳經佈道，宣揚佛法，往往由此而名聞天下，這也可能正是安道壹所追求的。他與當時許多王公大臣，例如唐邕、陳德信及其妃交往，借助他們的權勢和財力在山東刻經，這就反映出山東刻經活動和京都鄴城的關係，甚而可以猜測，山東刻經是安道壹由鄴傳播而來的。

3 鄒縣鐵山經文、石頌與題記 鄒縣鐵山刻經，上爲經文，下刻題記，左有頌詞（稱曰石頌），是